

烟雨江南归来，上亿点击率网络巨作，继《诛仙》之后，引领古代仙侠狂潮。

·缘起尘世卷·



尘缘

1

他是千百年前纵横天下的一代霸主

她是修炼万年的的一方青石

百世轮回，十年期诗。

历尽磨难，演绎一曲爱情绝唱，一曲悠悠，缠绵千载。



是谁 放弃了唾手可得的王位 是谁 改写了九幽黄泉的地位

是谁 无限热泪洒满尘世故土

是谁 获得神魔仙士永生的信任

是谁 让爱燃烧了生命 是谁 让爱获得了永恒



尘缘

烟雨江南◎著

1

缘起尘世卷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尘缘. 1. 缘起尘世卷/烟雨江南著.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10. 4

ISBN 978-7-5104-0879-3

I. ①尘… II. ①烟…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45515 号

尘缘. 1. 缘起尘世卷

作 者: 烟雨江南

责任编辑: 梁小玲 张铁成

责任印制: 李一鸣 黄厚清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100037)

发行部: (010) 6899 5968 (010) 6899 8733 (传真)

总编室: (010) 6899 5424 (010) 6832 6679 (传真)

<http://www.nwp.cn>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权部: +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印刷: 九洲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787×1092 1/16

字数: 627 千字 印张: 28

版次: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04-0879-3

定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 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 (010) 6899 8638



简介



仙界天河边的一块青石，因为听得一巡界仙人颂读天书九卷，得以脱却石体，修成仙胎。

刚刚化成人形的青石，无意中纵走一只天妖，被降罪打入浊世，而那位巡界仙人也因此被清退仙班，在堕入轮回之前，两人相约百世。

转眼已是千年之后，百世轮回的最后一世。

谪仙的出世，引起了正邪人魔的一场纷争。

众人却不知，真正的谪仙在前往昆仑的途中，早被一名黑店伙计杀害，偶尔拾到洛风青石的小伙计被众人错认为了谪仙，因此被带上昆仑道德宗，并被赐名纪若尘，在昆仑山上修习仙法。

纪若尘自知冒名顶替，误杀谪仙，罪孽深重，惶恐之余唯有尽心修炼，妄想逃过天劫。

修习之中，纪若尘和霁霄真人之女张殷殷不打不相识，争强好胜的张殷殷发誓一定要赢过纪若尘。怎奈两人多次比试，始终都是纪若尘略胜一筹。在输赢之间，张殷殷对纪若尘的感情也发生了微妙变化。

机缘巧合，云中居的天海老人带着徒弟来到了昆仑山，纪若尘偶遇了青石转世的云中居传人顾清，因为颈上青石，顾清也错认了纪若尘，决定以身相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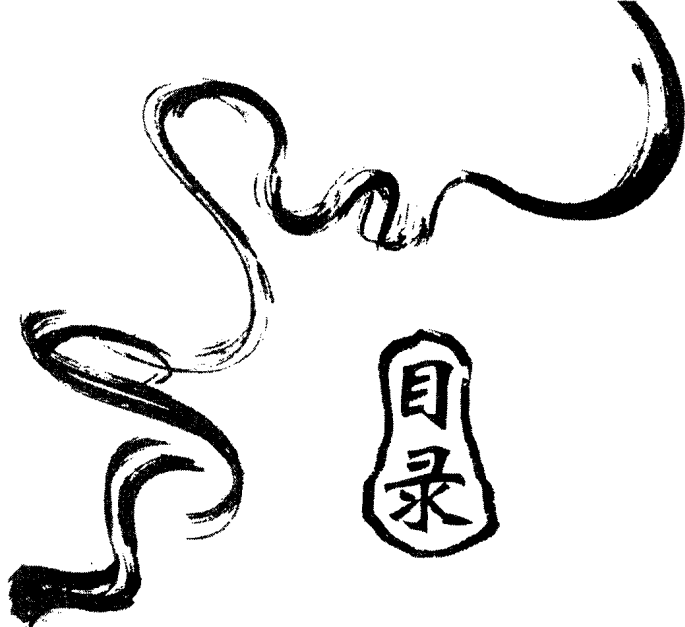
光阴如逝，五年之后，纪若尘修道已有小成，奉真人之令下山历练，单人只剑，飘然下山，前往洛阳。这一路坎坷不断，纪若尘沿途救下女子青衣，后来才知道，她原是无尽海的女娲后人。

另一方面，为了得到纪若尘的真心，张殷殷拜九尾妖狐苏妹为师，学习天狐妖术初成，听闻他下山，也追寻纪若尘而去。

众人汇与洛阳，却不知，表面的平静之下暗藏波澜，真正的谪仙复生在青虚宫道士吟风身上，他的记忆全失，只记得命数注定，自己要杀纪若尘。

纪若尘和吟风相逢洛水之上，真假谪仙的一场大战惊动天地……





1	序章	相约
6	第一章	断肠
16	第二章	逆缘全
29	第三章	道途 (上)
34	第四章	道途 (下)
38	第五章	初悟 (上)
42	第六章	初悟 (中)
46	第七章	初悟 (下)
52	第八章	纷乱 (上)
57	第九章	纷乱 (下)
63	第十章	春水 (上)
68	第十一章	春水 (下)
72	第十二章	烟波 (上)
76	第十三章	烟波 (下)
80	第十四章	风乍起 (上)
85	第十五章	风乍起 (下)
91	第十六章	岁考 (上)
96	第十七章	岁考 (中)
100	第十八章	岁考 (下)



目录

105	第十九章 流年 (一)
109	第二十章 流年 (二)
114	第二十一章 流年 (三)
118	第二十二章 流年 (四)
122	第二十三章 流年 (五)
127	第二十四章 陌路 (上)
132	第二十五章 陌路 (下)
136	第二十六章 天恸 (上)
141	第二十七章 天恸 (下)
146	第二十八章 佳人 (上)
150	第二十九章 佳人 (中)
153	第三十章 佳人 (下)
158	第三十一章 来仪 (上)
163	第三十二章 来仪 (下)
167	第三十三章 人间 (一)
171	第三十四章 人间 (二)
174	第三十五章 人间 (三)
178	第三十六章 人间 (四)
182	第三十七章 人间 (五)



- 188 第三十八章 影散酒寒人寥落 (上)
- 191 第三十九章 影散酒寒人寥落 (中)
- 195 第四十章 影散酒寒人寥落 (下)
- 200 第四十一章 怎堪骤雨狂风 (一)
- 204 第四十二章 怎堪骤雨狂风 (二)
- 208 第四十三章 怎堪骤雨狂风 (三)
- 212 第四十四章 怎堪骤雨狂风 (四)
- 217 第四十五章 怎堪骤雨狂风 (五)
- 222 第四十六章 情天恨地两濛濛 (上)
- 227 第四十七章 情天恨地两濛濛 (下)
- 232 第四十八章 尘间多少事 (一)
- 237 第四十九章 尘间多少事 (二)
- 242 第五十章 尘间多少事 (三)
- 248 第五十一章 尘间多少事 (四)
- 252 第五十二章 尘间多少事 (五)
- 258 第五十三章 岂必消无踪 (一)
- 262 第五十四章 岂必消无踪 (二)
- 267 第五十五章 岂必消无踪 (三)
- 271 第五十六章 岂必消无踪 (四)



- 275 第五十七章 岂必消无踪 (五)
- 280 第五十八章 摧叶折枝滌旧秽 (上)
- 285 第五十九章 摧叶折枝滌旧秽 (中)
- 289 第六十章 摧叶折枝滌旧秽 (下)
- 294 第六十一章 任他遮挡重重 (上)
- 299 第六十二章 任他遮挡重重 (中)
- 304 第六十三章 任他遮挡重重 (下)
- 310 第六十四章 仰天犹恨雨无锋 (上)
- 315 第六十五章 仰天犹恨雨无锋 (中)
- 319 第六十六章 仰天犹恨雨无锋 (下)
- 325 第六十七章 万丝青干剑 (上)
- 329 第六十八章 万丝青干剑 (中)
- 334 第六十九章 万丝青干剑 (下)
- 338 第七十章 斩罢落残红 (一)
- 342 第七十一章 斩罢落残红 (二)
- 347 第七十二章 斩罢落残红 (三)
- 351 第七十三章 斩罢落残红 (四)
- 356 第七十四章 斩罢落残红 (五)
- 360 第七十五章 斩罢落残红 (六)



365	第七十六章	斩罢落残红 (七)
373	第七十七章	抉择 (上)
377	第七十八章	抉择 (下)
381	第七十九章	对错 (上)
386	第八十章	对错 (下)
392	第八十一章	变局 (上)
396	第八十二章	变局 (下)
401	第八十三章	大隐 (上)
406	第八十四章	大隐 (下)
411	第八十五章	仁义 (上)
416	第八十六章	仁义 (下)
422	第八十七章	庙堂 (上)
427	第八十八章	庙堂 (中)
432	第八十九章	庙堂 (下)



序
章 相 约

天上一朝日月，人间几度春秋。

其时浩浩神州，关山雄踞，大河纵横，山河之间，荡荡然沃野千里，气象万千。亿万年间，天降凝露，地气升腾，阴阳交汇之下，遂有云行风动、电闪雷鸣。

物华凝聚，始现生灵。又不知几亿万年之后，方得有人行走于大地之上。当此繁荣昌盛之世，上古之事早已佚不可考。无论士林大夫，又或贩夫走卒，所知者无非神仙精怪、种种荒诞传说。即使正史所载之洪荒纪元，也仅上溯数万年而止。大略有识之士，自然知道史书不可不信，不可全信，书上所载诸般洪荒逸事，读来与俚林野史实也相去无几。

神州得天独厚，多有风调雨顺之年，故此渐渐走向盛世。其中自有一些人，不喜世间名禄，只爱寻山觅水。又于那些山清水秀、地气汇集之所结庐而居，离俗遁世，潜心修行。

上古之年，坊间传到有修道之士号广成子，彻悟仙法，骑鹤西去，留下若干仙迹。此后尘世修仙访道之风始盛。千万年来，得道飞升之士屡有所闻，正史野传也不鲜提及。至此凡人始知九天之上，另有青冥，百尺地下，是为黄泉。只是神仙一说终究虚无缥缈，仙凡之间相隔遥远，凡夫俗子们仍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三餐温饱，劳碌终生，不得解脱。等到老来归去，一抔黄土，数滴眼泪，也就了无痕迹了。

每逢天灾人祸，又或是重要年节，百姓必会焚香上供，去膜拜那些自己终其一生也不可或见的神明。因为他们相信，神人相距并不遥远，只要诚心祈求，虔诚膜拜，上天终有所感，仙界必有所觉，虽然不是有求必应，终能应验一二。只是天地之别、仙俗之隔，实如巨渊汪洋，远非这些凡夫俗子所能思及，这个自不必多提。

然在九天之外，青冥之极，确有广大玄妙世界，即为众仙居处、凡俗口中所称之仙界，又别名天宫、莲华、妙境，等等，名号不一。

仙界所处之地苍苍茫茫，无比广大，不知其界在何处。上下幽幽，纵有莫大神通，也无以测度其深其远。

然则仙界也非如那些凡夫俗子所想，唯有繁花似锦，歌舞升平。

茫茫仙界中，除中央一地外，四野均是荒芜一片，玄境处处，有莫大凶险藏于其中，平素纵是一般的下仙也不敢离开仙域过远，一旦陷入玄荒种种幻境之中，既有可能再也不得脱身，金身仙品，均要毁于一旦。因此敢于玄荒秘境出入行走的，若非具大神通的上仙，则是有通玄手段的仙人，因此才不惮种种凶险。

然而越过茫茫玄荒，再向深处，是何世界、有何天机，即是仙人也不得而知。

在仙界的极边缘处，有一条天河，宽十万丈，深百千尺，水面上波涛不兴，绵绵延延，不见其源，不知所终。河边千里之内不见树木植被，空中无飞禽，地面无尘土，无彼无此，其渺茫状态，难借言词形容。

天河之水并非凡水，柔弱之极，片物不载，不论是天兽还是仙人，入水即沉，再无出水可能。天河之上，有习习微风自玄冥中来，向无尽处去。通常时候，这些风只是气流微涌，与人间风雨并无二致；然而每过一段时间，风中就会带上丝丝不知从何而来的玄异气息。所谓玄异，即是一旦遇上仙家法宝又或是修习有成的灵物，即会侵消其仙气、解离其结构，无论仙人天兽，在这茫茫天河上一旦支撑不住，即会就此落水，万载修为顷刻间化为乌有。

正因如此，这条天河得名为不二天河，成为翼护仙界的天然屏障。然而偶尔还会有那得道精怪从玄荒深处出来，越过不二天河，潜入仙界正土。因此仙帝令有能之仙人巡视玄荒边缘，以防精怪魔物侵扰仙界清静。

不二天河有若游龙，蜿蜒卧于仙界。河畔一片荒野，淡雾缭绕，千里之内了无生气。唯独在河水弯处，水畔池边，有一方青石，生得晶莹剔透，傲然不凡，隐隐之间，透出些生气，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显非凡物。

青石不知从何而来，自亘古时起就已立于不二河畔。仙山无日月，它已不知立了几万万年。

这一日，无定河畔久远的寂静又被打破，遥遥远方，云开雾散处，有一位仙人洒然行来。他面若冠玉，鼻入悬胆，气宇轩昂，鬓发高挽，束以七彩琉璃盘龙珠，一身长袍前绣云后生风，袍袖角各缀一座八角玲珑塔，足下三朵莲花，放射宝光若华，破开层层云雾，冉冉而来。

仙人遥遥望见无定河畔那一方青石，微露笑意，足下莲花光芒绽放，加快了行进速度，转眼间已飞至不二河上游。他驾起仙莲，顷刻间已经在河上环飞三周，神思扫遍方圆千里之域，见并无异状，这才压低仙莲，徐徐落于青石之旁。

他理理仙袍，背靠青石，面向浩渺无定天河，从容盘膝坐下，又从怀中取出天书一卷，朗声诵读起来。

浩浩烟波，莹莹青石，伴随书声琅琅，这位于玄荒凶境边缘的不二河畔，一时间竟也云霞缭绕，异香扑鼻，万千莲瓣飘落，和风细雨洒下，天边透出紫霞之光，不毛之地，顿成祥瑞处所。

过不多时，一卷天书颂毕，仙人缓缓站起，将天书收入怀中。他拍了拍身畔青石，笑道：“青石啊青石，你能得听我诵读天书七卷，也是有莫大缘分。如今你灵光外露、修行将满，若有机缘，或也可得脱却石体、修成仙胎。现今时辰将到，你我此次相聚已了，就此别过。”

仙人抬手一指，三朵莲花自空而降。他举步踏上莲花，欲飞起时，又见不二天河



上万道烟波，罡风再起，忽然心有所悟，于是又回身来到青石之前，道：“青石啊青石，你我果是有缘。我适才见无定天河上罡风再起，悟得‘解离诀’一篇，也都付与你吧！”

言罢，他袍袖一拂，烟霞过处，青石上已泛起一篇文字，随后又渐渐隐去。

这一次他不再停留，驾起莲花，冲霄而去。

无定河畔，茫茫四野，一时之间，只余下一方青石。

此仙乃是四方巡界之使，往返巡回检视玄荒边地，以防有精怪乘虚而入。这些精怪虽然兴不起多大风浪，然则扰及仙人清修，终是不妥。

仙人检视四境，每五百年巡回一周。每到无定河畔时，他必坐于青石之旁，朗声诵读天书一卷，然后起身拂理袍带，方正纶巾，如此才会离去。

仙山无日月。

自何时起方始与青石相晤，仙人已不自知。每五百年的一次相遇，如今已是第几遭。

唯那七卷天书，翻来覆去，又读了何止数十遍？

仙人离去后又不知过去多少年，青石受罡风吹拂，吸天河露气，荧光越来越盛。

忽有一日，素来平静无波的无定天河骤然波涛汹涌，狂风大作。上穷怒雷滚滚，大地震颤轰鸣，就连那方亘古不动的青石上也光波流转，晃动不休。

一记惊天怒雷过后，天河畔一道青色毫光冲天而起，直上九霄！再看天河河湾处，青石早已炸裂，一地碎石之间，立着一个一袭青袍的卓卓女子。她黛眉微蹙，茫然四顾，浑然不知自己身处何方。

恰在此时，荒原尽头烟尘大作，隐隐有战鼓号角声传来。那女子面露疑惑，就向那烟尘起处望去。

远方白光一闪，有一头似猫似狐的雪白小兽宛如足不点地般冲来，转瞬间已冲至那青衣女子之前。

雪白小兽埋头苦冲，浑然不觉前方正立着那青石化成的女子。它虽灵觉冠绝玄荒，然则分毫没感觉到那女子的气息。这也难怪，她刚刚脱却石衣、修成仙体，此刻通体灵气冲盈，然而仍以石气为主。在小兽灵觉之中，那女子不过是一方青石而已。

青石此刻茫茫然，恍恍然，浑不知身在何处，将向何方。她心中忽然微动，盈盈俯下身体，纤纤素手落处，恰好拈住那只小兽的后颈，将它提了起来。

小兽万没料到有此结果，一时间急得张牙舞爪，向着那女子吱吱呀呀地叫个不停，显然在炫示威风。可是它头大爪短，通体雪白皮毛柔软之极，双眼红若火晶，再怎样努力亮出小牙，也只显可爱，不见威风。

女子将小兽提至面前，一双青瞳定定地看着它。待见小兽徒然挣扎示威，不由得莞尔一笑。

此时远方煞气冲天而起，一声号角悠然传来，号角声中隐现凌厉杀机。小兽扭头望去，见那冲天的烟尘中隐现无数旌旗，一时间竟然呆住了。而那女子也在遥望远方，见无数甲兵正向此地奔来，不觉微露疑惑之色。

雪白小兽不再挣扎，轻轻呜咽一声，就此缓缓低下头去。它四爪微微蜷起，在那青衣女子手中，就此缩成了一个雪白绒球，似是闭目待死。

不知为何，青衣女子心中怜意忽然如潮而生。她轻轻一叹，纤指微松，雪白小兽

就此向地上落去。它似是完全没有预料到如此结果，在地上弹了几弹，这才四爪一伸，如一道闪电般向不远处的无定天河奔去。

将到河边，它忽然驻足，回首向那女子望去。

那青衣女子盈盈立于风中，一双美瞳竟也望向于它。

四目相对一刻，数秒而已。

雪白小兽忽然仰首向天，发出一声长啸，其声清越苍越，有若龙吟！

啸声未歇，它已回过头去，一跃十丈，纵入无定天河之中。平滑若镜的天河上激起了一团小小水花，又有数道涟漪荡漾，久久不散。

在那青衣女子的瞳中，同样映出了数道涟漪，久久不散。

恰在此时，一声有若霹雳的大喝传来，惊散了青衣女子瞳中的涟漪：“兀那蠢物！你好大的胆子，如何敢放走万年天妖！”

青衣女子慌然转身，见身后已立了一个高她数倍、周身金甲的仙人，正向她怒目而视。而无数天兵已如潮水般自她两旁涌过，向天河边追去。只是到了河边时，他们却无论如何也不敢再踏前一步。天河弱水罡风，纵是上仙也不敢轻渡，这些普通天兵又如何敢踏进河去？

青衣女子微觉惊慌。她刚刚脱胎化形，一切皆依本能行事，此时灵智尚未全开，全然不知大祸已自临头。

金甲仙人上下打量了一番青衣女子，叹道：“罢了，天妖此刻已逃回玄荒。你这蠢物犯下大罪，随我去见仙帝吧！只是怜你修行不易，方始得道化形，就要受天雷殛体之刑。”

青衣女子还未明白金甲仙人言中之意，就听到哗啦一声响，一双纤手已然多了一副镣铐，一名仙卒将一面玉牌向她一招，一道光华当即将她罩住，就此吸入到玉牌之中。

“大胆蠢物，你可知罪吗？”

直至这记喝声入耳，青衣女子才从恍惚中醒来。她举目四顾，见不知何时已身处一座辉煌天殿中央。大殿以青玉铺地，以白石为柱，四角铜兽香炉中氤氲氤氲，正燃着不知名的香料。大殿四檐之上，皆有青金异兽坐守。

大殿中空中一声，唯青衣女子跪于殿中央，丝毫动弹不得。

她的正前方，有一道翠玉长阶，一路向上，直伸入茫茫云中。那声断喝即是自云中飘下，落于阶前。

她心下惊慌，又觉不解，全不知自己何罪之有。

此时又有一个声音传来：“陛下，此蠢物私纵天妖，虽是无心之过，然则其祸无穷，依律本当将其打入阴潭，永世承受极寒蚀体之刑。姑念其刚得化形，灵识未开，故只处以天雷殛体之刑即可。”

青衣女子微微颤动，她并不知天雷殛体是何刑罚，然则隐隐感觉，亿万载修得的神识，恐怕要就此去了。

“陛下！臣以为不妥！”

青衣女子全身一震，她记得这个声音，那每五百年就会在她身边响起一次的声音！

“陛下，此次天地间机缘混乱、阴阳相冲，方使那天妖得脱所困。若非天地剧变，

她仍只是一方青石而已。她纵然脱却石衣、修成仙体，灵识也未尽开，如何识得天妖？她虽然当罚，然念其修行不易，臣以为天雷殛体之刑过重了！”

前一个声音轰轰隆隆地传下，已有怒意：“大胆！她纵走天妖，罪无可赦，天雷殛体、毁去她过去未来一切因果，已是莫大的恩典。你不过是小小的四方巡界之仙，又如何敢在此殿胡言？陛下，若此等罪过都可赦免，天律将置于何地？朗朗仙界，殿前神仙，又将如何感受呢？”

此时九重天上白云忽开，隐隐现出一座仙宫，红墙金瓦，白玉栏杆，紫云绕墙，巍巍峨峨。青衣女子忽然感觉有一道目光自自己身上扫过，那目光温润柔和，仿如莲花拂面，令她一时惊惶尽去，心下踏实了许多。

此时天上传下一个语声，温和淡泊，不怒自威：“青石纵走天妖，其罪已明，依律当处天雷殛体之刑，大罗天君所言并无不妥。”

“陛下，臣有一言！”那巡界之仙又道，“青石在此时修炼成形，纵走天妖，溯其根源，乃是因臣诵读天书，为她听去，依法修炼而至。是以青石此罪，理应由臣共担才是！”

仙帝默然片刻，方道：“你巡视四境，累有功勋。也罢，这也是你尘缘未了。既然你愿与她共担此罪，那即罚你二人清退仙班，打入浊世，承受百世轮回之苦。”

听到清退仙班、打入浊世几字，青衣女子不知为何，心底忽有寒意涌起。只是她眼前一花，那五百年得遇一次的仙人已出现在她面前。

他缓缓解去束发琉璃盘龙珠，脱下仙风游云袍，又散去足下莲花，与她并肩跪于大殿中央。

此时九重天上，仙宫深处，钟声悠悠响起，洋洋洒洒，四下飘散。

大殿铺地青玉忽然尽数散开，青石与巡界之仙就此向下坠去。她只觉茫茫云雾擦身飞过，罡风刮面如刀，云雾深处，又有种种凶厉景象，心下正慌时，手上忽然一暖，已被人轻轻握住。

这一握，握定了百世轮回，千年尘缘。

方知道世间故事，原有根本；顺缘逆缘，皆是前缘。



当时，天下政治昌明，百姓安居乐业，神州处处祥瑞不绝，渐渐有了一副盛世气象。

时有名城洛阳，因地处中原通衢之地，物产丰饶，又久不经战乱天灾之祸，人口便逐渐多了起来。几经扩建之后，洛阳日益兴盛，隐隐有凌驾帝都长安之势。因此百年之前，洛阳即被开国之高祖皇帝定为东都，自此益发繁盛。

洛阳城中有一道长亭街，街东首有一条铜川巷，巷中高墙深院，青石铺地，气象森严。铜川巷内居住之人非富即贵，皆是洛阳城内数一数二的显赫人家，是以这样一道深巷之中，其实只有寥寥五户人家。

此时正当盛夏，空中万里无云，如火的骄阳似是要将青石路面烤得生出烟来。巷口处几株垂柳也无精打采地垂着头，柳枝笔直向下，纹丝不动。

这正午时分正是大户人家午休之时，整个铜川巷内空空荡荡，见不到一个人影，只有知了的声声鸣叫打破了午后的宁静。

在铜川巷口的一户人家，两扇黑漆铜门之后关着的却是一个清凉世界。楼宇回廊之间，习习风中带着浸人凉意，全然不似大门外的热浪逼人。宅院内水榭歌台，画栋雕梁；楼阁重重，回廊道道，可谓气象非凡。院中一盆一椅，若非华美异常，就是有来历之物，可考可察。单说那数方假山石，就是产自南海之滨的滴水石，且不说滴水石本身价值千金，仅是千山万水的运到洛阳，所费已然不菲。

仅止这些，也就罢了，然而那门内照壁上绘着的紫虎啸月，庭院石阶中央的游龙浮雕，又或是主楼屋檐上伏着的四尊青铜龙龟，俱非寻常百姓人家所能拥有的纹饰。特别是紫虎与游龙，更是唯有帝室血脉方能使用的图纹。

宅院前后分为四进，连接这四进院落的，是两边的抄手游廊。每进之间左右两扇垂花门，梅兰竹菊，松枫荷合，各具形态，断断没有一个重样。仆役丫环穿梭不绝，俱是轻手轻脚，似恐惊扰了主人的午间小憩。大户人间，法度森严，单从仆从的这些表现上就可见一斑。谁敢多行一步路，多说半句话？



在宅院后进一角，另有一座翠竹掩映下的院落，院门上题有‘停墨阁’三字。门上一副对联：四壁墨香缘窗逝，一泓秋水绕身飞。

其幽静处别有洞天。

此时主宅偏门一开，一个书童打扮的少年闪出，一路向停墨阁奔来。刚进门数步，就迫不及待地叫道：“少爷！少爷！”

停墨阁迎着院门的是一间书房，房中端坐着一个华服少年，看上去十七八岁年纪，一身牙白家常便服，袖箭和衣裾边绣了些松枝祥云，聊作点缀；五彩丝线捻的丝绦将一块通透温润，不沾尘，可避水的玉佩挂在腰间。配上足下云跟厚底朝靴，清清爽朗，华华美美，端的是如玉少年，翩翩公子。他身畔燃着一炉龙涎香，手捧一本古卷，正在用心研读，显得极是专心。骤听门外书童呼唤，少年当即吓了一跳，手一抖，险些将那书掉落在地上。他飞速拉开抽屉，将刚刚研读之书藏于其中，又从桌上抓过一部官修正史，装模作样地读了起来。

那书童才叫两声，就已奔进房内，见少年正埋首读经，当下笑道：“少爷！眼下有两个大好消息，您可要有一段清静日子，不用再看这些闷死人的之乎者也了！”

那少年一听，立刻站了起来，道：“真的？这是怎么回事？快说，快说！”

书童凑近少年，压低了声音道：“我刚才在正房经过，无意中听到夫人和洛阳王小王妃在叙旧，其中提到老爷这次赴京后，很得玄宗皇帝的赏识，已经留在京中准备重用了呢！这是第一大喜。这第二喜嘛，长安洛阳相隔遥远，一来一回怎么也得半月有余，老爷肯定不能常回来督察您的课业了。”

少年面露喜色，但旋即意识到不可喜形于色，尤其父亲远行在即，为人子怎可如此欢欣？于是脸一板，道：“此事当真？我得向夫人问问去。若是你敢骗我，看我怎么用家法收拾你！”

书童吓了一跳，忙拉住少年央求道：“少爷！你这一问，夫人一定会察知是我多嘴，到时吃一顿家法倒是事小，万一被赶出宅院，那我可就再也服侍不了您了。”

少年沉吟一下，知道夫人向来明察秋毫，若是心切问了去，这书童必定要吃家法。他素来喜爱书童聪明伶俐，办事稳妥，因此就按捺住了心下的焦急，准备慢慢再探口风。

就在此时，阁外忽然传来一个若钟响馨鸣的清脆声音：“三哥哥，是什么事让你这么欢喜啊？”声音未落，门外就闪进一个少女，低低挽着朝云髻，淡淡着胭脂红，垂垂戴着紧步摇，斜斜卷起薄纱袖，露出香藕样的手臂，水葱似的指甲。正是那未遇范蠡的西施，不谙世事的貂蝉，未落风尘的柳如。她微掀裙裾，一路小跑，转眼前就冲到了少年的书桌前。

少年大吃一惊，伸手想收拾桌上的东西，但猝不及防之下已被她冲到桌前，一时间手停在半空，进也不是，退也不是，颇为尴尬。

书童见了少女，脸色微微一变，立刻行礼赔笑道：“七小姐，您怎么来了？”

少女盯了书童一眼，冷笑道：“采药！但凡有你在，必无好事。是不是又在撺掇着三哥哥干什么坏事了？”

书童采药脸色大变，勉强赔笑道：“七小姐说笑了，小人哪敢啊！小人不过是看看哥儿有没什么示下。”

少女哼了一声，不再理会书童，一把拿起少年桌上摊开的书，见是一部官修正

史,当即扔在一起,绕到少年身旁,一把拉开了他的抽屉,将少年刚刚研读之书给抽了出来,显是熟知那少年的脾性。

少女扬了扬手中的古卷,道:“《紫府金丹诀要》?三哥哥,你又没听姑父的吩咐,在看这些莫名其妙的东西了!小心着了心魔,堵了七窍。”

少年皱眉辩道:“青阳真人乃是高祖皇帝亲拜的护国真人,他手书的《紫府金丹诀要》只可开心智,哪里会堵七窍呢?爹爹他老来迂腐,你也跟着这般胡说!”

少女款款将古卷放在桌上,道:“三哥哥,可不要怪我没提醒你,三天后西门老先生就要检查你的课业了,你若是过不了关,等姑父回来,少说也得是禁足一月,不得出府。”

少年微笑道:“不过是背诵三本太宗本记而已,又用不了我半个时辰。”

少女哼了一声,忽而浅笑道:“知道了,普天之下,唯有三哥哥最聪明了。”

原来少年姓洛名风,字从龙,再过一月即满一十八岁。七小姐洛惜尘尚未十六岁,与洛风并非亲生兄妹,乃是洛风之母杨夫人的侄女。洛风家世渊源,其父洛仁和以文采风流著名,时于洛阳任官,与洛阳王李充向来交好,其妹洛贵妃又正得当今玄宗皇帝宠爱,是以家族日显兴隆。此番洛仁和赴京高就,虽然尚未有定论,但必然是个显赫实缺。

洛风生时天有异象,府第上空白日积云,又有一道紫电、一道青电盘旋交错而下。洛仁和请来的风水先生不过是世间借仙道之名混口饭吃的泛泛之辈,自然解不得其中意思。只是信口诳道此乃天降祥瑞,此子乃仙人转世云云。借问祥在何处,瑞从何来,自然是摇头晃脑,“此乃天机,不可言,不可言”。

洛风一落地,手中即抓着一块小小青石,青石圆润晶莹,隐隐有宝光流动,显非凡物。洛仁和见此子抓石而生,显非凡胎,因此也就信了风水先生所言,重谢了纹银若干。

洛风自幼聪明绝顶,三岁能诵,七岁成诗,经史杂书,都是过目不忘。到年纪稍大一些,更显沉稳,识大体,胸襟开阔,遇事从容。因此在五位儿子之中,洛仁和对这个三儿子期许最高,要求也最为严苛。只是洛风不知为何对于治国经济之学全无兴趣,只喜什么筑基炼丹、仙迹洞府之类的杂家旁说。他平日里广读道藏,又自小结交修道之士,学了许多铅汞之学,舞剑之道。

当朝玄宗皇帝信道,因此修仙访道之风日盛,又传说在名山大泽中,多有修仙宗派隐居,屡有白日飞生的仙迹传闻,是以王公大臣子弟修道习剑的不在少数,洛风所为,不过是寻常举动。只是那些肯与贵族富户结交的道士真人,十人中倒有九人道行低微,自己都未必能解得出几部道典,又如何能够教人?所贪图者,不过是金银供奉而已。

当然,其中也不乏有真神通的真人真士。比如撰写这部《紫府金丹诀要》的青阳真人,就号称能点石成金,化泉为浆,又善炼仙丹。开国高祖皇帝服后果觉妙用无穷,当即封青阳真人为当朝国师,赐予田宅无数。又有传言说青阳真人手掌一把仙剑,出鞘即可引动紫电天雷,威力无穷,青阳真人仗着这柄仙剑已斩妖诛邪无数。

洛风可没有那般运气,遇见一个如青阳真人这样的世外高人。他结交的修道之士虽多,研读的道藏不在少数,酬金也花了不少。可是若说炼丹,凡丹炼出无数,仙丹一颗也无。若论习剑,那几招几势倒也优雅从容、颇有风骨,但真动起手来连洛府